

主题建构、受众体验与叙事修辞： 《我是演说家》演讲策略分析

高丽珍¹ 毛浩然²

(1. 福建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2. 华侨大学 外国语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21)

摘要:基于《我是演说家》第一季冠军的五篇演讲,本研究旨在探讨普通民众如何使用演讲策略以实现话语意图。研究发现,演讲者可采用主题建构策略、受众体验策略和叙事修辞策略来增强演讲效果。主题建构策略包括:主线明晰,旗帜鲜明;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热点元素,社会关注。受众体验策略包括:主动引导,润物无声;顺应受众,投其所好。叙事修辞策略主要有:正话反说,以迂为直;巧用互文,应情应景;借用排比,由情入境;巧妙设问,借问引思;类比联想,化虚为实。这些演讲策略的成功运用,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了成功范例。

关键词:《我是演说家》;主题建构;受众体验;叙事修辞;演讲策略

中图分类号:H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16)04-0061-06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2年提出“中国梦”的构想,而实现中国梦,必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高国家话语权。作为一档大型原创语言竞技真人秀节目,《我是演说家》(*I'm a Speaker*)以普通百姓为主角,让观众当评委,其开播无疑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和新途径,通过“舌尖上的魔力”,成为影响人们思想、感情、态度以及行为方式的一种新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Lucas认为“公众演讲,就是把你的观点或想法公诸于众、与他人分享,甚至是影响他人言行的一种方式。”^①本文中,公众演讲是指在公共场合当中,演讲者利用各种修辞策略,公开向受众传达信息,传播自己的声音和见解,以期说服受众的一种话语表达方式。演讲策略则指在演讲互动过程中,演讲者为了实现其话语意图,而适应不同的修辞情境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

国内外关于演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其一,研究公众英语演讲的教学状况、课程内容、教学模式等,如任文(2013)^②等;其二,从评价理论、形象修复理论、批评性话语分析等方面研究演讲话语,如Biria & Mohammadi(2012)^③、张德禄、孙仕光(2015)^④等;其三,从心理、认知等因素去分析演讲者在演讲时出现的

收稿日期:2016-03-2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语篇”互文视角下的演讲修辞性叙事模式研究”(13YJAZH115)

作者简介:高丽珍,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话语修辞;毛浩然,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导,研究方向:话语修辞、二语习得。

① Stephen E. Lucas, *The Art of Public Speaking*. (Tenth Edition)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2009), p. 4.

② 任文《再论外语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缺席”还是“在场”?兼论将思辨能力培养纳入外语专业教育过程——以英语演讲课为例》,《中国外语》2013年第1期,第10-17页。

③ Reza Biria & Azadeh Mohammadi, The Socio Pragmatic Functions of Inaugural Speech: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pproach, (*Journal of Pragmatics* 44, 2012), pp. 1290-1302.

④ 张德禄、孙仕光《政治演讲语篇中的认同语义系统及语言资源选择——以奥巴马的一次演讲为例》,《外语教学》2015年第1期,第13-17页。

焦虑、困难以及对策,如 Cagatay(2015)^①等。总的来说,国内外演讲文本研究多集中在领导人政治演讲以及历史上著名的演讲案例,而对于普通民众的公众演讲却有待进一步具体化。研究普通民众在公众场合如何使用各种演讲策略来传播声音和表达见解,有利于进一步了解普通民众的发声渠道,促进社会公平。

Bitzer把“修辞情境”(rhetoric situation)定义为“一个由人物、事件、物体及其关系组成的复合体,该复合体处于一种(潜在的)紧急状态中,若进入情境的话语可迫使人做出决定或采取行动以有效改善紧急状态,则可完全或部分地消解该情境”^②。Bitzer(1968)的修辞情境包括三要素:紧急状态、受众以及影响演讲者和受众的制约因素。修辞情境影响和制约着演讲者能否成功说服受众,并为演讲策略的生成提供了解释依据。面对修辞情境,演讲者为了说服受众必须采取相应的演讲策略以适应修辞情境。

本文以《我是演说家》第一季冠军梁值的五篇演讲《我的偶像》《“笨”向未来》《制造兴邦》《回家》以及《语言的力量》为语料^③。这五篇演讲获得了评委导师的高度评价,也得到媒体和观众的大力投票支持。本文基于Bitzer的修辞情境理论,将演讲中(潜在的)紧急状态视为一个恒定的因素,总结出影响演讲者的修辞情境因素,即演讲主题、受众和演讲者的叙事修辞策略,并从主题建构策略、受众体验策略和叙事修辞策略三方面,分析演讲者如何适应修辞情境,说服受众,达到预期演讲效果。

二、主题建构策略

主题建构策略是演说者向受众清晰、透彻、集中地传达某一个问题的观点或话题等使用的手段或方法。一个兼具深刻寓意、审美品位和时代价值的演讲主题可增强演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冲击力,从而引起受众的共鸣。演讲者要清楚地把握哪些主题更符合观众的胃口,而哪些主题是观众比较敏感的禁区。

(一) 主线明晰 旗帜鲜明

《我是演说家》中的每篇演讲基本上都有一条清晰的主线贯穿全文,并在受众的面前呈现一锤定音的话语,令受众记忆深刻,并用一两句话把演讲的内容概括出来。这五篇演讲的主题可以概括为:悼念“两弹元勋”邓稼先——《我的偶像》;作为华夏儿女,我们要勤勤恳恳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而不是耍小聪明和贪小便宜——《“笨”向未来》;呼吁青年一代为国家的兴旺发达去提升“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制造兴邦》;期待祖国统一,盼望亲人回归——《回家》;论述强大的语言力量——《语言的力量》。五篇演讲的标题呈现两个鲜明特点:其一,标题具有概括性,能照应主题。比如《我的偶像》,一听标题,受众就明白是要讲述某个名人,虽然标题并未直接表明我的偶像具体指谁,却可为受众制造“欲知后事如何,请听后面分解”的悬念。其二,标题具有指向性,主题一目了然。比如《制造兴邦》,受众一看这个题目,就明白这个主题是讲经济问题。

(二) 以小见大 见微知著

在研究的五篇语料中,演讲者向受众讲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感人故事。他能够从自身经历的小事或生活中的只言片语挖掘出深刻的内涵,其睿智与敏锐在演讲细节中处处得以彰显。

在《“笨”向未来》中,演讲者分别用了三个例子引出“聪明”和“笨”的含义:其一,演讲者在美访学时,一位老外讽刺了中国人不创造仅靠“复制”挣钱的“小聪明”;其二,演讲者描述了其在街摊吃烤肉串的见闻,即摊贩为了挣钱而贪小便宜、耍“小聪明”;其三,以曾国藩背《岳阳楼》为例,背书过程中的曾国藩尽管“愚笨”,却格外勤勉和努力。演讲者从爱贪小便宜、爱占小利益的小聪明讲到勤恳努力的大智慧,从个人平时“不闯红灯、随手捡起路边垃圾”等一言一行引申至整个民族的风气和文明,以及从孩子的教育延伸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演讲中的“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笨,而是人的一种品格、美德和大智慧。

又如《回家》这个看似普通的主题,却蕴含着对祖国统一的希冀。这里的“回家”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小家,而是回归祖国的怀抱。这个主题从一个古老的蒙古族部落——土尔扈特的回乡故事,讲述到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再转到下一次国家和民族的统一。这样,演讲者从回家回乡的故事延伸到整个民族和国家的统一,以小见大,从部分到整体,层层递进。

^① Sibel Cagatay, Examining EFL students' foreign language speaking anxiety: The case at a Turkish State university,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Volume 199, 3, 2015). pp. 648-656.

^② Lloyd F. Bitzer, *The Rhetorical Situation*,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1, 1968), pp. 1-14.

^③ 梁值《我是演说家》演讲稿, 2015年2月2日 <http://wenku.baidu.com/view/63bd2dd2f524ecbf021841c.html>.

(三) 热点元素 社会关注

无论是《我的偶像》《“笨”向未来》《制造兴邦》《回家》还是《语言的力量》,演讲者都能够从每一个小主题中提炼社会热点,关注社会现实。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个人梦和中国梦的结合。例如,在《我的偶像》中,演讲者首先以邓稼先老先生个人梦想的奋斗为出发点,接着谈及由于普通个人和集体力量的凝聚,从而实现了跻身于世界前列的核大国的国家梦,从个人事业的成功延伸到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

其二,历史情怀和现实情怀的统一。例如,在《回家》中,演讲者引用了中国历史上个人或集体为回到祖国而努力的故事,以此说明,不管是个人,还是族群,回家回乡都不需要理由。接着,他联想到香港、澳门的回归,并用“接下来的那个晚上,会是哪天呢?……我们会在这等,我们会一直在这守着,守着那些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的亲人回家”来表达演讲者诚挚期盼下一次领土回归祖国的情感。演讲中,中国从无核时代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再到如今跻身于世界核大国前列,从古老的华夏传统美德到当代的中华文明素质,从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到未来台湾的回归,既有中国的历史变迁,又有中国的现实状况,这无一不体现着演讲者站在历史和时空的交汇点,对中国历史、现实和未来,以及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因素的深切关怀。

其三,讲出时代的正声,传播社会的正能。时代的正声和社会的正能永远是当今社会的热点元素,《我的偶像》讲述了邓稼先为国家义无反顾的舍小我、舍小家的可贵品质和献身精神,再一次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上为国家作出贡献和牺牲的人,告诫国人要国富民强,既要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又要为国家硬实力的强大提供精神支撑。

三、受众体验策略

Perelman & Olbrechts-Tyteca 把受众定义为“说者有意通过自己的论辩加以影响的所有那些人构成的一个组合”^①。换句话说,受众就是说者运用各种修辞资源或策略,适应修辞情境,进行影响或改变其态度、意见、思想或行动的对象。虽然演讲是演讲者传递信息、传播声音和表达情感的方式,然而受众并非完全被动,受众对演讲者的演讲既可以作出正面反馈,也可以作出负面反馈。正面反馈指受众接受或支持演讲者的言论、观点、表现力等,比如在演讲过程中因幽默而发出笑声、情绪被感染、响起掌声、导师的褒奖等,亦如演讲后以投票形式支持演讲嘉宾。而负面反馈则指受众不接受、不认同或不理解演讲者所讲的内容或观点,在节目中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不予以投票支持、淘汰演讲嘉宾。谭学纯等把“修辞活动”定义为“言语交际双方共同创造最佳交际效果的审美活动”^②。演讲,作为一种修辞活动,是演讲者和受众双向互动的过程,演讲者在话语建构时要充分考虑受众的心理,运用大众喜欢的语言,亦庄亦谐。如果没有受众的赏识,再优美的语言文字也只能“孤芳自赏”。面对受众的反馈,演讲者可采取以下受众体验策略:其一,先发制人,主动将受众引导至自己所期待的方向,润物无声;其二,以退为进,先进入受众频道,说受众喜欢听的话,讲观众喜欢听的事,投其所好。

(一) 主动引导 润物无声

演讲者在演讲中要占据主动权,可先发制人,采取主动策略,这主要包括:其一,善于把个性升华到共性,引发受众共鸣,并基于此共性,产生不同个体的共鸣。演讲中呈现的故事,是演讲者个人触发的故事,面对不同层次的受众,演讲者可以通过一个个见闻或遭遇激发受众共同自豪、共同骄傲、共同愤恨的情绪。比如,演讲者在演讲中饱含深情地指出:

案例 1:

“我们是一个中国人,我们是一个五千年耕作的民族,我们是最勤勤恳恳的民族;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曾经用一砖一瓦盖起了万里长城的中国人,我们知道,‘小聪明’帮不了我们,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一个不会取巧的民族”。(《“笨”向未来》)

演讲者巧妙地利用“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来自同一个民族”这一共性,来渲染与受众的共同体验和共同价值观。在这一点上,受众和演讲者对国家和民族的感情、情怀是相吻合的,这种认同(即爱国的情怀)超

^① Perelman, C. & L. Olbrechts-Tyteca. *The New Rhetoric*,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9), p. 19.

^② 谭学纯,唐跃,朱玲《接受修辞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越了时空的界限。演讲者非常有激情,却又不激进。

其二,善于利用包容性人称代词和口语化语言。比如,案例1中演讲者连续9次运用第一人称复指代词“我们”,而不用“我”,这暗示语篇之内的受众既包括演讲者自己,也包括在场和不在场的所有受众,增强了语言的感染力和号召力,拉近了演讲者与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发挥了较好的语用移情功能。同时,运用大量的口语化的语言,既可避免演讲话语“文章化”,也可以以声传意,激发认同,让受众感觉演讲者是与他们在交流,而不是空洞的说教。比如用“现在问题来了,大家觉得‘笨’是什么意思?”,而不用“大家能否告诉我‘笨’的含义?”

(二) 顺应受众,投其所好

“顺应受众,投其所好”是指演讲者采取软性说服、曲线救国策略,巧妙利用受众对正统说理的逆反心理。如在《‘笨’向未来》中,演讲者在论证要变得笨一点点的时候,他一开始就以退为进,自我调侃地讲述道“现在问题来了,大家觉得‘笨’是什么意思,我知道有人会说,能问出这种水平的问题的就是笨”,观众当场爆发出一阵大笑。之后,演讲者又设立一个与结论相反的前提“如果今天,你说一个女孩子很笨,那惨烈的后果我都不敢想象”,恰如其分地表明,“笨”在受众眼中的一般含义,也显示出演讲者对受众的想法给予肯定。

刘亚猛指出,“对受众的‘调适’或‘顺应’是一种‘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手段”^①,可见,受众并非处于完全被动的、被说服的状态,而且演讲者和受众之间的交流也绝非单向的互动。要想赢得受众的认同、接受,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改变受众的态度和观点,除了对受众施予压力,采取硬性手段之外,更要采取软性说服、投其所好的策略。对于那些反传统、逆反心理极强的受众来说,硬性说服往往会适得其反。据此,演讲者若要在受众的态度和观点转变的基础上,设法让受众付诸行动,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趋利,受众行动之后会得到何种益处;其二,避害,受众若不行动会造成何种不良后果。例如,在《‘笨’向未来》中,演讲者为了说服受众,以“餐厅的老板”和“重工业企业老板”为例,以此说明如果他们贪小便宜耍小聪明,为了盈利,餐厅老板会购买节约成本的“地沟油”,而重工业企业老板则会购买不符合排污标准的产品。然而,如果他们都能够变得“笨”一点,从长远看,他们可以树立良好的信誉,并为世界带来更多的蓝天。

四、叙事修辞策略

演讲叙事是演讲者论证的重要手段,这种服务非叙事性演讲语篇的功能则是叙事的修辞功能^②。叙事修辞策略主要是演讲者以话语表达为核心,重视叙事话语和修辞情境的结合,以实现自身的话语意图为驱动力,运用各种方法和手段,最终实现表意效果、交际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一) 正话反说,以迂为直

“正话反说,以迂为直”指的是在不同情境下,同一词语呈现出与本意相反的含义,言此说彼,是话语表达中的一种迂回战术。反语的巧妙使用从含蓄委婉的角度,欲擒故纵,取得更合适的发话角度,比正说更有说服效果和言说力量,能够产生幽默感和讽刺性。

案例2:

“在美国访学期间,一个法国教授对我说:你们中国人真聪明啊……你们中国人不用创造,光靠复制就挣了这么多钱,你们就成了世界经济总量的第二名,你们真聪明!……今年八月份,我和哥们一起出去吃烤肉串,师傅觉得我挺讲礼貌的,就不给我们做烤肉串……我们是肉食动物,我们不吃草。他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我让你吃菜是在保护你,你们这些孩子就是没有这个聪明劲,没有这个聪明劲,你们以后怎么赚钱?怎么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当时我就震惊了,他说的聪明到底是什么,我不明白……如果说智慧是我们追求的终点,我想可能笨要比那些小聪明,要离这个终点更近一点……”。(《‘笨’向未来》)

在此,演讲者并未直白地告诉我们“聪明”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而是逆水推舟,以退为进,设置两个与“聪明”本意相反的题旨情境,委婉地道出“笨”要比那些“小聪明”智慧得多,同时为下文的“笨”蓄势,最后水到渠成地引出“笨”的含义。“聪明”和“笨”一前一后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反衬,由抑及扬,层层递进,使演讲呈

^① 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12页。

^② 杨家勤,毛浩然,徐赳赳《演讲叙事语篇的修辞功能与结构模式研究》,《中国外语》2013年第8期,第31-32页。

现出波澜跌宕的气势,并在演讲者与受众之间形成时起时伏的和谐呼应、感情共振,为演讲增添更强的感染力、鼓动性和号召力。此外,演讲者以自身在美国访学的遭遇以及在街摊上吃烤肉串的经历,现身说法,用一向作为“褒义词”呈现的词语“聪明”让我们无以辩驳,从这一段小经历延伸到一个国家的文化素质,渲染出国人文化素质较差的生活图景,并水到渠成地引发后面的呼吁和动员。

(二) 巧用互文,应情应景

互文是指文本、话语或信息之间互相指涉、互引互用的一种篇章现象^①,通过借用、改写一些幽默潮语、应景话语或网络流行语等,来实现信息的巧妙指涉,可以活跃现场气氛,寓庄于谐,不露痕迹地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之后再将其引导至自己所期待的话题。

案例 3:

“很多美国的主流媒体,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内,抨击《舌尖上的中国 2》是中国在用纪录片的方式,输出他们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我当时就傻了,我就纳闷了,你说,你们一帮吃汉堡包的命干嘛要操我们吃满汉全席的心呢?(全场爆笑)”(《制造兴邦》)

“现在问题来了,挖掘机技术哪家强,我希望有一天这个答案变成:中国制造是最强。”(《制造兴邦》)

案例 3 中,演讲者恰到好处地运用“你们一帮吃汉堡包的命干嘛要操我们吃满汉全席的心呢?”顿时引发全场受众的爆笑。这句话的幽默之处可概括为两点:其一,恰到好处地引用句式“是……的命,操……的心”,上面这句话是网络流行语“当着太监的命,却操着皇帝的心”的改写版,既夹杂着调侃的流行元素,又使句子读起来朗朗上口;其二,分别用“汉堡包”和“满汉全席”来指涉或应景西方和东方的饮食传统,既幽默地讽刺了外国媒体的多管闲事,又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同时也为后文揭露事实真相做铺垫。再如通过改造流行广告语“挖掘机技术哪家强?中国山东找蓝翔”,来应景“挖掘机技术哪家强?……中国制造是最强”,把一个硬邦邦的经济话题变得格外幽默。

(三) 借用排比,由情入境

排比是运用三个或三个以上在结构、意义、内容上相近或相同并排出现的句子、短语或词组等,排比句读起来朗朗上口,营造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节奏和谐的效果,并可增强演讲的语气和力量。运用三个及以上在结构模式上相同的句子,可层层建构演讲者鲜明的语言情绪,伴随着节奏舒缓的语流和铿锵深情的语调,给受众的情绪创设现场感和参与感,由情入境,由境生情。如案例 4 中,演讲者巧妙地借用排比,以牵动受众的情绪。

案例 4:

“原来‘两弹元勋’这四个金灿灿的大字背后,藏着那么多的难以想象。

难以想象一次实验事故,邓稼先一个人冲进实验区,捡起那枚摔碎的核弹,命令所有人都在场外待命。

难以想象……

难以想象……

“就在不久之前,习近平主席到荷兰海牙参加世界核安全峰会。电视机前的我泪流满面,因为我想起老邓。

如果老邓还在,他今年正好 90 岁,如果他知道中国发展的这么好,中国的核事业走的这么稳,他该会有多骄傲,有所高兴。

如果老邓还在……

如果老邓还在……”

(《我的偶像》)

演讲者连续用三个“难以想象”,引出邓老先生的不凡事迹,尾随之后的语言虽无修饰和渲染之痕,却折射出邓老先生为核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奉献。之后,演讲者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核安全峰会的重大事件为基点,引出邓稼先同志对核事业的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联想到今日中国核事业的发展离不开邓老的献身。其一,邓稼先同志,作为全中国人的骄傲,在受众眼里的权重都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没有后文的渲染,一听到“邓稼先”三个字,受众心里便会升起崇敬之情。其二,演讲者用“如果老邓还在”的提示语,通过

^① 毛浩然 林大津《商榷性评课话语的互文应用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6 期,第 99 页。

三层铺排推进,创设出一种为“中国之崛起”而骄傲的语境,表达出演讲者对邓老的崇拜和怀念,呼应了演讲主题“我的偶像”,既能燃起受众爱国的情感之火,又能激发受众的历史和人文情怀。

(四) 巧妙设问,借问引思

巧妙提问,或者合理使用疑问句,通常会让受众在不知不觉中思考琢磨其中的问题。而一旦有了思考,不论对方是否认同、支持或接受,都会让人对这个问题产生较为深刻的印象,而且受众会在其感兴趣的人或事的影响下不知不觉地被说服。

案例 5:

“我们一起来想三个问题:如果说你一不小心,从美国的名校拿回一个博士学位。你导师跟你说:你很有才呀,只要你跟我混,我能给你最好的待遇,并让你成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这个时候你们会怎么选择?如果说你的男(女)朋友,他(她)有一天回家告诉你,亲爱的,我要调动工作了,但是去哪儿,做什么和去多久,我都不能说。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如果说有一项事业,因为你的努力,让中国在这个领域拔地而起,提高了中国的话语权。你觉得你应该获得这个国家怎么样的奖励?我的偶像用他的一生这样的回答了这三个问题。”(《我的偶像》)

案例 5 中,演讲者分别创设了三个情境条件,并对每一个情境都提出疑问,一开始就把受众置于这些情境中换位思考,想想如果是自己,会怎么做?这三个问题也分别为后文的演讲埋下了伏笔。受众在大脑中的思考,和之后“我的偶像”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二者之间就会形成强烈的对照和反差,特别是当受众作出的回答与“我的偶像”作出的回答相比之下是多么地微不足道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三个问题,且受众也未对此进行思考,演讲者一开始就滔滔不绝地讲述“我的偶像”在某某情境下,作出了何种选择,干了什么事情,而后又获得了何种奖励,其演讲的冲击力和震撼力必将大大削弱,对受众的触动也会随之大减。

(五) 类比联想,化虚为实

类比是根据两个(类)不同的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利用喻体的特征来修饰本体的一种修辞策略。通过类比将抽象化、复杂化的事物具体化和简易化。演讲者利用类比为演讲增添了一种特殊的修辞色彩,可增强演讲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案例 6:

“语言,是文化战争中最基本的武器,这就像是我们的步枪,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我们可以用它去塑造中国的形象。……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么多媒体朋友,还有今天正在工作的这么多媒体同仁,你们一定会坚持更多的你们的原则和力量,保护中国的形象。因为,如果我们拿的是步枪,你们拿的就是核武器。”(《语言的力量》)

此例中,演讲者为了说明“语言的力量”,灵活地把我们每个人拥有的语言力量类比为“步枪”,而把媒体能够发出的语言力量类比为“核武器”,斩钉截铁地为受众展示了文化战争中的“武器”的威力,即语言的力量,这一类比使演讲更具艺术魅力和吸引力。

五、结语

概括而言,本研究以 Bitzer 的修辞情境理论为理论指导,总结出普通民众演讲中修辞情境的要素为:演讲主题、受众和演讲者采用的叙事修辞策略。关注普通百姓如何在公众场合中有效发声,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探求民众诉求,实现社会公平。本研究基于这三个修辞情境要素,分别从主题建构、受众体验和叙事修辞三方面,分析了《我是演说家》中的演讲策略,可为今后从不同层次案例的话语修辞研究提供借鉴。今后相关研究可超越语言文本的分析,从声音、体态等多模态视角分析演讲的修辞策略。

(责任编辑:钟玖英)

Exploration on Interactive Teaching of Children and Musical Image

MA Chun-ya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 Taizhou University , Taizhou 225300 ,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lively kindergarten teaching practice , the article illustrated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guiding children to interact with music image in the music teaching activities , and analyzed three main processes of guidance , i. e. perceiving music , establishing image and generating interaction. The specific teaching methods in the process of the three stages were explained thoroughly , and based to this cognitive system , several key steps that must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future music interactive teaching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children; music image; interactive teaching

New Teaching Models Based on Blended Learning Theory in Kindergarten English Teaching

DING Xue-yang

(School of Teach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 Nanjing 210023 , China)

Abstract: Blending learning has become a new learning model with an inclusive character in the course of the developing of the educational technologies. It reconstructs every aspects of teaching by employing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ethod , MOOCs , Micro-lectures , and so 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blending learning , the paper designs a new model of teaching and applies it to the classes of kindergarten. Moreover , by taking the course “Unit 1 My Class” of *Step by Step* English entrance level as an example , the paper verifies and analyzes the effect of the designed teaching model , which can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other researchers.

Key words: blending learning; teaching in kindergarten; flipped classroom; deep learning

Thematic Construction , Audience Experience and Narrative Rhetoric: The Strategic Analysis of Speeches in *I'm a Speaker*

GAO Li-zhen , MAO Hao-r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 Fuzhou 35007 ,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 based on the winner's five speeches in the first season of talk show *I'm a Speaker* , addresses how the speaker respectively exploits speech strategies from thematic construction , audience experience and narrative rhetoric , and aims to explore how grassroots public adopt these strategies to achieve discourse intention. It is found that , the thematic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include: showing a clear-cut thread; expressing the whole through details; focusing on hot social issues. Audience experience strategies include: guiding audience actively and unconsciously; catering to the audience's taste. Narrative rhetoric strategies include: the use of straight talk , which speaks in an ironic way to add sarcastic flavor to the narration; the utilization of intertextuality , which exploits humorous words and pop words in a proper occasion; the employment of parallels , which elicits emotional responses from audience; the exertion of question-setting , which provokes audience into thinking; the application of analogy , which turns abstraction into concreteness. The successful application of these speech strategies provides an exemplar for telling good Chinese stories and spreading good Chinese voice.

Key words: *I'm a Speaker*; thematic construction; audience experience; narrative rhetoric; speech strategies